

新民晚报

翻开1949年5月27日《申报》，我惊喜地看到一则二百来字的短新闻。由于短小有趣，遂抄录如下：「【本报讯】二十五日——上海解放的第一天——有许多人家结婚。记者有一个朋友的小姐，也定那天结婚。礼堂在新生活俱乐部，来宾显得非常寥落，连证婚人也缺席，不得不临时请人做代表。正在婚礼进行的时候，人民解放军到了，并带了人来接收这个国民党机构，弄得新郎新娘和来宾们进退维谷。解放军看到这情形，很客气地对我们说：你们结婚。一面叫接收人员在旁等待。在婚礼完毕后，仍从容地进茶点，婚礼才终场，人民解放军看了好多时候。这一幕，是上海解放中够有趣的插曲。」

我读了这则短新闻后，始则惊讶，继则惊叹。首先，我惊叹上海不仅是一座时尚之都，更是一座“浪漫之都”。即使在两军激战、枪炮轰鸣的非常时刻，依然会有一对对

相爱的年轻人走向美好的婚姻殿堂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爱情力量的伟大”吧。其实1949年5月25日，并非如新闻中所说的是“上海解放的第一天”，而仅仅是位于苏州河南岸的上海市区已解放，北岸依然在激战中，北岸的大楼里还时常会有流弹飞到南岸伤人。但是，依然“有许多人家结婚”。他们不怕流弹，不怕冒险。他们渴望得到爱情，享受爱情的甜蜜，觉得枪炮声中办婚礼一定更难忘。他们也不担心北岸的国民党军队还会打到南岸来，因为这里已有宁愿睡马路，也不入民宅的“仁义之师”——解放军驻守。这种对子弟兵的信任，引发了上海人特有的激情与浪漫。

其次，我惊叹解放军官兵能有如此的文明之举。一队解放军官兵奉命前来接收“新生活俱乐部”这个国民党机构，看到婚礼正在进行的时候，看到“新郎新娘和来宾们进退维谷”，不知所措时，一名解放军干部却很客气地对大家说，你们的婚礼可以进行到底。然后，命令战士和接收人员站在礼堂旁边耐心等待，一直等到婚礼完毕，等到新郎新娘陪同来宾们用了茶点离开礼堂之后，才开始接收。

这位解放军干部，或许只是个连排长，也可能原来是山东解放区的

枪炮声中，让婚礼进行到底

葛昆元



一名农民，然而从他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出他良好的文明素养：他知道婚丧喜事是老百姓家中的大事，他懂得“君子要成人之美”的道理，他还明白干革命就是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、娶妻生子，过上太平幸福的日子。我们还能从他的果断处置中看出，陈毅等三野首长在丹阳对部队官兵进行的人

我喜欢摄影，虽谈不上是美的创造，但在前期拍摄、后期调整的付出倒是有点勤奋。拍日出、星辰，少不了起五更睡半夜；拍人文、纪实，少不了走大街串小巷。就拿这几年到同济大学拍樱花来说，我拍出了许多经验和感受，拍多了也就拍出了一些精彩。一般早上低位光光线好，很容易能拍出好片来。

我拍摄这张全家人逗孩子的片子，就是一个周六上午十点半的样子。看樱花对于孩子来讲，远不如去动物园，是一件很不情愿的事情。为了能给孩子拍一张樱花树下的好片子，全家人动足了脑筋，一会儿放低机位，一会儿做假动作。我在他们的后面，

摄影

人生最美在投入。我们往往太看重收获，收获也确实让人血脉贲张，激动和狂喜。但投入的过程，是心灵的神往和期盼，是充满想象、充满悬念的时辰。哪怕留下的是一滴泪痕，也至情动人。

投入，投入，再投入，甚至不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这不是对经济成本的不计不顾，这是对投入的真诚，是对投入的真正在乎。

计较收获，就会计较投入，投入也就成为一种痛苦；享受投入，就会发现投入之美，投入也就成为一种特别的幸福。

浅尝辄止的投入，也只能收获浮光掠影似的事物，就像浮浅的树苗，何以能长成参天大树！深深的投入，并让投入作为人生的景物，投入便是最美。

心驰神往的投入，是人的福分。如果投入连方向、连欲望都没有了，人还会有多少快乐。

不知投入之美的人，也无法懂得收获之美。投入是登山，经于登上山巅的刹那间是美丽的，而登山的每一过程都是用尽心血、竭尽心力，也是最美丽的。

投入便是付出，心甘情愿的付出是心灵的愉悦，能让心灵愉悦的，又有多少时光？投入是拥有资本具备激情的事业，不是什么都遇见。

都说过程是美丽的，那么真情的投入一定是最美的。只要认准了是心灵最珍贵的追求，投入就一定是一生华丽的成就。

只想着获得，却不懂投入，这是很多人的悲哀。傻人为何也有傻福，只不过是嫉妒和羡慕，他们是投入的幸运儿。

投入的道路上也是坎坷不平的，不过，投入因为有信念的坚定，会让所有的坎坷夷为通向快乐的平地。

不要吝惜投入，更不应畏惧投入。人生就是一次投入的过程，在投入中领略人生的风景，感受真正的人生。

连投入也没有，或者也不敢的人生，犹如没有行动的梦想，仅止于梦想，虚幻而缥缈，也是虚掷了人生。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人生最美在投入

安凉

投入，投入，再投入，甚至不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这不是对经济成本的不计不顾，这是对投入的真诚，是对投入的真正在乎。

计较收获，就会计较投入，投入也就成为一种痛苦；享受投入，就会发现投入之美，投入也就成为一种特别的幸福。

浅尝辄止的投入，也只能收获浮光掠影似的事物，就像浮浅的树苗，何以能长成参天大树！深深的投入，并让投入作为人生的景物，投入便是最美。

心驰神往的投入，是人的福分。如果投入连方向、连欲望都没有了，人还会有多少快乐。

不知投入之美的人，也无法懂得收获之美。投入是登山，经于登上山巅的刹那间是美丽的，而登山的每一过程都是用尽心血、竭尽心力，也是最美丽的。

投入便是付出，心甘情愿的付出是心灵的愉悦，能让心灵愉悦的，又有多少时光？投入是拥有资本具备激情的事业，不是什么都遇见。

都说过程是美丽的，那么真情的投入一定是最美的。只要认准了是心灵最珍贵的追求，投入就一定是一生华丽的成就。

只想着获得，却不懂投入，这是很多人的悲哀。傻人为何也有傻福，只不过是嫉妒和羡慕，他们是投入的幸运儿。

投入的道路上也是坎坷不平的，不过，投入因为有信念的坚定，会让所有的坎坷夷为通向快乐的平地。

不要吝惜投入，更不应畏惧投入。人生就是一次投入的过程，在投入中领略人生的风景，感受真正的人生。

连投入也没有，或者也不敢的人生，犹如没有行动的梦想，仅止于梦想，虚幻而缥缈，也是虚掷了人生。

城集训是卓有成效的。它不光体现在“睡马路”上，还体现在“让婚礼进行到底”等许许多多这样的“小事”上。

最后，我还惊叹上海人始终遵守的讲诚信、重承诺的“契约精神”。按理说，这一天苏州河北岸还在交火，不少流弹窜入南岸伤人。在这种危险情况下，礼堂主持人完全可以以安全为由，撤销租借礼堂协议；而婚礼的主办者也可提出改期或废除这天的婚礼。然而，他们都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在枪炮声中，在解放军的协助下，为对相爱的年轻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、完美的婚礼，充分体现出他们身上那种宝贵的“契约精神”。

这种“契约精神”在上海解放过程中，到处可见。比如，无论战斗如何激烈，上海的水、电、煤等供应始终未断。当然，这主要是地下党组织广大工人开展护厂斗争、坚持生产的缘故，

但也离不开广大工人和各部门职员长期养成的“契约精神”。他们明白，只要工厂没有宣布停止生产，我就必须按照合同去上班，必须向上海市民供应水、电、煤等。又比如，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，上海许多广播电台一直在播音，唯其如此，“上海解放了”的新闻稿才得以第一时间传播出去。这是因为这些播音员及其他人员始终按照合同，每天坚持上班的缘故。上海人的“契约精神”，在后来的经济恢复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

记者在这篇短新闻的末尾赞叹说：“这一幕，是上海解放中够有趣的插曲。”是啊，正是这些一支支“够有趣的插曲”，汇成了一支雄浑壮丽的上海解放英雄交响曲。

七夕会

看着孩子被逗得表情很不自然，还是奶奶显得经验丰富一点，伸出了“V”字形手势，把孩子逗开了。我也快速转到孩子的后面，拍下了这张有趣的画面。

对于该张片子，我还想表达两个方面的意思：第一个是上海环境治理很有成效，同济校园的樱花开得很茂盛；第二个是这些年上海人养成了看“天”的习惯，每天醒来第一件事，就是看看今天的空气质量怎么样。PM2.5指数高就少出门甚至是不出门，而画面中全家出门看樱花，也表明上海的空气环境越来越好。

我要为上海的环境治理点赞，也要为那些让我做这些定格美的摄影爱好者点赞。

七夕会

1984年我踏入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，正式成为一名广播人；2000年奉调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，前后16年。从35岁到51岁，正是人生最为宝贵的一段年华，按时下对人类生命历程的重新认识，这段岁月也正是已经走过青涩，进入成熟的青春，对自己、对家庭、对社会最有价值的时候，我把它奉献给了广播。5800多个日日夜夜，无论历经辛苦、磨难，还是收获成功、喜悦，广播都已融入我血液，化入我的意识，成为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章节！

青春无悔广播

张福荣

16年的广播真的很辛苦。初进广播，被分配到戏曲组。原先只是对京剧稍有兴趣的我跟着赖素娟、沈琪秀两位前辈学做越、沪剧节目，开始没日没夜地听戏、看戏、做节目，因为不懂五管缤纷的戏曲流派、曲调，便强迫自己不管喜欢不喜欢全身心投入进去，竭力看懂她们，听懂她们，以至于今天听了沪剧，回家吃饭时莫名其妙会哼出沪剧曲调来；明天看了越剧，晚上睡梦中竟然也会梦吃越剧音乐，弄得太太嗔我“娘娘腔”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播还比较“吃香”，影响甚众，稍有差错便会招致听众批评，甚至酿成“政治影响”。我本胆小，做了广播后更是小心，做好的节目录音棚里听了一遍，回到办公室还会再听一遍；做成播出带填好播出单塞进节目盒了还会取出来再检查一遍，如此日复一日，竟患上职业性的“强迫症”，带人生活中，如离开家门走下楼梯了，还常常会怀疑房门没锁好而回到楼上去检查。1992年我参与创建东方广播电台，因为是24小时直播，日夜三班连轴转更是家常便饭。记得创业伊始的三二年我们综合部的年夜饭都是在台里的走道里，把外卖的菜肴摊开在茶几上和同事们欢吃的，而且还是“流水席”——为不影响上节目轮换着享用。凌晨回到家中，妻子已入梦乡，唯留一桌守

岁的糖果。我主管792频率20多个综合类节目，基本都是直播，只有选题提纲，没有事先审定的文稿和音响素材，要掌控节目质量就只能靠即时监听，因此戴着耳机听节目成了常态，日常持久，耳朵都听“坏”了，听力锐减，且时有耳鸣。

16年的广播让我很有成就感。采访报道、编辑制作、组织活动、撰写论文等各种形式我都乐此不疲；文艺、社教、经济、情感等各类节目我都兴趣盎然；虽无大成就，也有小斩获，且都有奖项，知足矣！记得1989年初夏去北京邀请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参加《全国戏曲名家大型研讨暨汇演活动》，同时邀请关牧村、董文华、韦唯等歌唱家参加台里的另一项活动，正逢特殊时期，交通瘫痪，整整两天，我靠双脚来回奔走于北京东西南北，几乎靠爬，最后从总政大院到首都剧场去找韦唯还是董文华让她先生开车送我，才得以完成任务。而当活动顺利举行，我在幕后听到台下观众如雷般的掌声，那种历经艰辛结硕果的成就感无以言表。又如1997年做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建成后的第一场户外音乐会《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开幕式》，四个交响乐团，2000多名歌、舞、音中外演员，却因连日大雨无法排练；近150米宽，30多米高的巨型投影幕布被大风一再撕裂，两个大拇指粗的固定幕布的钢缆也被扯断，大风大雨险将我逼入绝境。然而在台领导和同事们、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坚持过来了，演出非常精彩成功。曲终人散后，我坐在空荡荡的主席台上，一遍又一遍在心里高喊“我们过来了，成功了！”这台晚会荣获当年中国电视艺术节的最高奖“星光奖”。

16年时光在人生的一生中不算长，也不算短。但在我的生命中，那16年因为投身广播，却是最为充实、最有价值、最是快乐，是铭刻在心灵中的永远的记忆！

三月、四月打开报纸，全是花的信息、花的节日，梅花、樱花、桃花、郁金香、兰花次第而开，花海还带出了观花的人海。为避人海，舍远求近，我三顾本乡本土的金山田野百花节，以饱眼福，也省却了被人海的烦恼。

探花、赏花本是雅事、趣事，如同对酒当歌、流觞曲水，虽非一定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，却也要三五同好，席地拜赏，也多少要有点“山中兰叶径，城外李桃园。岂止人事静，不觉鸟啼喧”（唐·王勃《春庄》）的境界，于此时超凡脱俗，谈笑风生中，得赏花的真谛。看花人似潮似海，喧闹如市，摩肩接踵，是绝无雅兴可言的，也会缺少细嚼慢咽的过程，只能算到此一游罢了。当然，如此快餐，也能填饱肚子，比饿着肚子强了很多。只是要寻到“悠然见南山”的意味，还得独辟蹊径。

五月赏花，就可摆脱喧闹，是爱花人最好的选择。此时，观花的“浙江潮”刚刚奔流而过，周围的山山水水还很滋润，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的意境尚未完全落幕，由此踏勘顺时而开的月季、玫瑰、夏鹃、紫薇、琼花、芍药、令箭荷花、百枝莲、四季海棠、鸢尾花等等，正是最佳时机。此时，只要有有心人，无论在公园花坛，还是在田野山径，都随处可遇鲜艳欲滴的花儿。即使漫步小区绿地，也会与五月花不期而遇。最妙的是，此举避开了人海，避开了匆忙，可以在自得其乐、轻松悠闲中寻芳。花如美人，没有寻寻觅觅，没有对它的深恋，又岂能抱得美人归？

与五月花相恋，最好的环境，是在充满野趣的地方。许多年前去井冈山朝觐，大家都在意革命圣地，我却开了点小差，注意起山岗上当时已所剩无几的杜鹃花来。朝雾之下，那丛丛粉色、红色水灵灵的花，掩映在灌木中，风习习，花瑟瑟，真是美到了极致。这种美感在接近内蒙古的坝上，我也遭遇过，只是还要等到秋天的时候。上海石化原来的淀山湖疗养院流水淙淙的小湖里，五月开始，常有睡莲出没，那紫色、白色丝绒般的花朵，也是我最爱过的。它的姿态不张扬，虽然娇小，却夺人眼球，像充满了灵气、贴着水面的舞者，在作水上芭蕾呢。比起即将盛开的荷花，睡莲的姿态要含蓄很多。至于在家里的阳台上种几盆心仪的月季花，可天天陪伴、观赏，也绝对是个很好的主意。

欣赏五月花的人，眉宇间或许总有淡淡流露。至少我是注意到了。周围爱花人很多，但有的喜欢随大流，成为人海中的一滴，有的则喜欢独步山水、田埂野径，方法不一，最后的结果也相去甚远。时间久了，那些后者，鬓角染霜时，眉宇间似乎也会凝重起来，或许会感叹起花不随人、人随花来。其实，只要是爱恋过了，留在记忆里值得回味，最后的结局就无伤大雅。五月花，近在咫尺，我的最爱。



情寄五月花

冯强

情寄五月花

冯强